

趙錢孫李

下了課，到車棚牽機車，竟發動不起。想是久未保養，拖至車行，車老闆發現排氣管被人塞了紙張，「你被人作弄了啦！」老闆說完又去處理其他客人。

這些「猴死罔仔」實在無法無天！一定是昨天我識破別班來代替同學喊「有」的大姊頭，她心有不甘。唉，世風日下，教書這行飯也不易吃。家中又有老媽發威，老婆氣不過，帶著一雙兒女回娘家，我趙某何以落到今日這步田地？大概平時未燒好香，趕明兒有空到廟裡求媽祖保庇。

一路連闖過三個黃燈，比平時早五分鐘到家。二樓的錢爸正要出門。

「好多天不見你兒子啦？」錢爸劈頭就問。

錢爸和錢媽均退休在家，錢爸一雙兒女就讀美國名校，畢業後在美落地生根。我搬來五年了，從未見過他們回台探視兩老。老媽說：「別聽他胡謔，錢媽根本沒生，哪來的孩子？」據稱這是老媽自公園那兒的運動同伴得來的馬路消息，可信度頗高。

自從搬來四樓不久，錢爸即來拜訪。基於敦親睦鄰，我們好意款待。兒子肥嘟嘟一雙小手在旁撥弄玩具汽車，錢爸看了喜愛，將兒子抱起親親。

錢爸說：「這附近的娃兒我都看過，就屬你們趙家的最漂亮。」

老媽對著兒子說：「快謝謝錢爺爺，錢爺爺最疼國毅了，是不是？」

以後錢爸常送國毅玩具，竟惹得老媽不太高興。老媽跟我說：

「我不喜歡跟人來來去去。他每次帶東西來，好意思白吃他嗎，上回給了他一串粽子，算是還他禮了，這回又送東西。以前送了幾罐不值錢的果汁，我回他的可是貨真價實的蘋果，我還特地挑一顆五十元的。他哪是對國毅好，根本是想用鯽魚釣我們的鯉魚。」

唉，老媽天生就是小氣叭拉的，以前也嫌慧玲嫁過來兩手空空，又擔心她賺的錢會拿回娘家。真是以小人之心，度君子之腹。這回看到了吧，沒有慧玲幫忙賺錢貼補家用，這會兒還是只有跟人家租房子的份，哪有這麼寬敞舒適的公寓好住。

老婆孩子不在，家裡靜悄悄的。打開電視，一些連續劇，看了上一句對白，下一句還沒出來我就知道要說什麼了，根本了無新意，還是拿金庸出來練功。老媽本性難移，又是一陣碎碎唸：

「慧玲這次回娘家怎麼這麼久還不回來？不知國毅吃得飽不飽，還記不記得我這個奶奶？都已經兩歲多了，還不會說話，真令人擔心呀！」

我懶得理她，要不是她平日喜愛管東管西，老婆也不會跑。有一次國毅的姊姊國珮不慎從床上跌了下來，就在她張大了口準備嚎啕大哭時，慧玲一個箭步衝向前捂住她的口，國珮脹紅了臉卻哭不出聲。

「捂口的動作如果慢了些而被媽聽到，後果可就不堪設想。」慧玲說。

還有一次慧玲買回來的水果不甜，老媽說一定是慧玲貪便宜，捨不得買品質較佳的水果孝敬她。最令慧玲感到困擾的，一年四季有數不清的節日要祭拜祖先和神明。每次要準備七八樣祭品，慧玲向學校請假抽空回來，先在廚房煮的滿頭大汗，然後把祭品分

批搬至神明廳。每次祭拜下來，慧玲骨頭都快散了，還被老媽嫌，說她手腳不夠伶俐。白天聽到自己母親派慧玲的不是，晚上又得安撫慧玲所受的委屈，我自己成了夾新餅乾，也不好受。

「阿仁，我在跟你說話，你聽到沒？」老媽說。

「反正慧玲請了育嬰假，她很久沒回娘家了，多住幾天有什麼關係。」我沒好氣地說。

「哼，她倒懂享受，也該盡盡媳婦的責任呀，她有沒有顧到你的三餐？」老媽又發功了。

「三餐我也會燒，你想吃什麼菜，我明天下班帶回來。」我說。

「結婚以後就成了老婆奴，真沒出息。」老媽發完功就進房間生悶氣去了。

練完功就寢。閉上眼睡不著，慧玲不知氣消了沒？明天我打電話問問，打到台北是長途，假日較便宜，還是等後天再打吧。

「滴，滴，……」糟了，浴室又漏水了。兩個月前才跟五樓的孫媽提過，洗浴缸不可以把旁邊防水的 **silicon** 刮除，八成是孫媽潔癖毛病又犯。這家人也怪，孫爸整天釣魚，上下樓梯見了人也愛理不理。孫媽加入直銷行列，上回向慧玲推銷他們公司的洗髮精，慧玲又沒答應要跟她買，她就趁慧玲不在，硬塞給老媽，拿了五百元去。社會上就有這些老鼠會，伺機侵犯鄰居親朋，可惡至極。

孫媽的兒子在公家機關上班，也老大不小了，還是單身。人也儀表堂堂，偏偏眼光高，對象非公務員不娶。上回孫媽來跟老媽抱怨，公園的運動朋友譏她：「你們只要公務員，那就娶工友囉！」孫媽說：「趙太太，妳評評理，她賺不到我的媒人錢，也不必這麼損我吧，我們之間也沒深仇大恨。」

翌日出門前，我爬上五樓摠孫媽的鈴。孫媽擺著一張沒睡飽的臭臉開門，我說明原由，她沒好氣地說：「防水膠久了都會發霉，我看了不順眼都刮掉了……那，不然這樣好啦，禮拜天我老公比較有空，我再叫他糊上去啦。啊——，愛睏。」打了好大一個哈欠，然後把門「碰」一聲關上，我大吼：

「喂，喂，那這幾天我怎麼睡？滴，滴，滴……吵死人耶！」

這家人實在可惡！妳老公假日較有空？騙肖耶，每天都閒閒的去釣魚。人說千金難買好鄰居，這會兒算是真正體悟其中深意。

往樓下衝，得趕七點二十早自習。三樓李家大門「刷」一聲大開，一個書包從裡面飛出，書籍散落滿地，有些文具差點 **K** 到我頭上。念國一的李小弟，從家裡衝出來，在樓梯間狼狽地撿拾。李小姐尖銳的咒罵聲自屋裡破空而出：

「讀那種什麼成績，把我臉都丟光了，你去死好啦！」

李小弟已把物品書籍塞回書包，正打算往樓下衝去。

「喂，你還有東西沒拿。」我撿起地上的立可白。

「叔叔，謝謝。」然後李小弟一溜煙不見。我也趕著上課，往樓下衝，上邊傳來李小姐的陣陣哀嚎：

「我到底做了什麼孽，老天要這麼懲罰我？……………嗚……………嗚……………」

李小姐人長得還可以，又有藥劑師執照，照說條件不錯，怎麼會嫁給人家做小？雖說對方是醫院院長，有兩個錢，但也不需這麼作賤自己吧？憑她的條件，找個清清白白的正當男士，應該不難，何需搞到現在連晚上院長夫人都跑到我們樓下來叫囂？前陣子就聽老媽說，李小姐常失眠，院長每個月給她十萬元的生活費也沒了。她現在的重心全放在這個孽種身上，只要李小弟稍有差池，她就歇斯底里地對孩子沒完沒了。原本只打算做個地下夫人，享受與情夫的兩人世界，誰知迸出個李小弟來，害她措手不及。元配也發了慌，以為她要來爭奪家產，所以最近不斷地對她釋放敵意。

晚上聽老媽說，錢爸要當董事長了。聽說他跟幾個朋友合夥開公司，他不但拿出他全部的退休金，連錢媽退休金的一半也一起砸進去。因為他出資最多，自然當上老闆。現在錢爸每天都西裝筆挺出門上班，很有董事長的架勢。

「錢爸開什麼公司？」我好奇問。

「我哪知道。」媽說：「不過這才像個男人。以前整天窩在家裡，沒事只知道抱我們國毅玩，還真沒出息到極點。」

「你不懂啦，投資有風險耶？」我沒好氣地說。

「你就是氣魄不夠，整天拿個死薪水。當男人，就該向錢爸學學，敢收敢放，大開大闖。失敗了就摸摸鼻子，大不了東山再起嘛，沒什麼大不了的。」老媽說。

哼，她懂個屁，有種她也出去闖呀，整天只會待在家裡觀察慧玲的一舉一動，然後就是嫌東嫌西，好好一個家，被她搞得四分五裂。

我懶得理她，繼續練功。凡女子與小人難養也，孔老夫子就是有智慧。

「叮咚。」門鈴聲響。

就讓老媽去應門，反正她這幾天沒有作戰目標，閒著也是閒著。房間隔音差，客廳裡老媽與孫媽的對話一清二楚。

「趙太太，這是我兒子的結婚喜帖，下週日在僑原大飯店，歡迎你們全家都到。」

「恭喜恭喜，媳婦是做什麼的？」

「也是公務員，職位比我兒子還高。」

「誰介紹的？」

「公務員研習會上自己認識的。」

「自由戀愛，那好啊，別聽那些碎嘴婆說要娶公務員只有工友。」

「女方嫁妝還有一棟房子。」

「孫太太呀，你可是賺到了。」

「唯一缺點就是大我兒子兩歲。」

「ㄟ，這年頭作興姊弟戀，媳婦大一點更懂得照顧兒子。都是老鄰居了，到時候我們一定到。」

「謝謝，有空常來坐嘛。」

孫媽正要離開，我從房裡迅雷不及掩耳地奔出，對著孫媽喊：

「要記得浴缸趕快糊防水漆。」

「你不提我還差點忘了，待會兒我叫老公做。抱歉啊，拖了好幾天。」

「哼，丟紅色炸彈倒記得很清楚。」我對著孫媽離去的背影大聲抱怨著。

「小聲點，人家還沒走遠呢。」老媽瞪了我一眼。接著老媽壓低了嗓門：「她倒命好，便宜都給她佔盡了。唉，怪你自己不長眼，娶個老婆兩手空空嫁過來。這也罷了，連家事也做不好，我要教她，還嫌我囉嗦。」

老媽的連想力驚人，什麼事情都可以扯到慧玲頭上。

「叮咚」鈴聲又響。

「哇，是李小姐呀，稀客，稀客。請隨便坐。」

「趙老師，昨天真是失態，不好意思，你還幫我兒子撿文具，謝謝你啊。」

「別客氣。」

「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。是這樣的，我兒子國小的時候，數學還可以。上了國中，全走樣。聽說你在國中教數學，想請你給我兒子補補習。」

「別說什麼補習，鄰居嘛，他不會的只管拿來問，晚上我都在。」

「不是，我是說正經的，我想一週三次，一次兩小時，鐘點就照一般家教行情。原先在一般大型補習班補，進度太快，我兒子跟不上。我聽他們導師說，補習數學最好一對一。」

「好吧。不過這種事急不來的，我看你兒子很乖，不像一般小混混。妳也別因為一次沒考好，就對他發脾氣。孩子用鼓勵的比打罵好。」

「我知道我上次不對。我的希望現在全都寄託在他身上，難免心急。」

「這種事急不得的，得有耐性，慢慢跟他磨。數學就是要多做，久了自然熟能生巧。」

「那就麻煩趙老師了。」

「兒子，有外快賺了，不要每天晚上迷武俠小說。看小說又不能當飯吃，趁年輕好好把握機會，多賺點錢。看能不能換個透天別墅住住，別老是窩在這種鴿子籠公寓裡，窩久了不生病才怪。」

兼家教能買房子？老媽有沒搞錯？頂多貼補家用而已。老頑固一個，懶得理她。

李小弟果如我所料，雖不是頂聰明，不過大致還過得去。補了兩個多月，段考進步二十多分，李小姐很高興，特別燉了一盅佛跳牆送我，裡頭料好實在，我們一家五口吃的津津有味，慧玲還特別向她討教烹調作法，李小姐毫不藏私的傾囊相授，慧玲的廚藝進步，老媽從此對慧玲刮目相看，不再挑剔她什麼了。

一次上家教課時，李小弟眉頭深鎖、心不在焉。

「你沒事吧？」

「喔，沒事。」

「你媽最近好嗎？」

「她……喔，她沒事。」

「別騙我了，發生什麼事了？」

李小弟一陣哽咽：

「她昨晚割腕，還說……」

「說什麼？」

「說要我跟他一起死。」

「你有通知你爸爸嗎？」

「聯絡不到。去他家裡找他，大媽也不讓我進去。」

「你爸在哪家醫院服務？」

「李綜合醫院。」

我上網查到李院長的看診時間，週三下午有門診，正好後兩節我沒課，我直接衝到他診間。護士準備要趕我出來，我向院長說出李小弟的名字，他楞了一下，隨即叫我在一旁稍候。看完病人他叫護士阻止下一位病人進來，然後他說：

「我在工作，你這麼莽撞就衝進來，是不是太沒禮貌？」

「不好意思。你兒子聯絡不上你，你太太又割腕，不得已才出此下策。」

「我兒子在台北念大學，我太太也活得好好的，我看你是認錯人了。」

他隨即轉頭不再理我，準備叫下一個病人。護士也擺出送客的態度，我只好摸摸鼻子走了。沒想到李院長是這麼無情無義的人。

兩天以後有一節下課時間，我正在為下一節備課，李院長竟跑到辦公室找我。

「趙老師，那天實在對不起。旁邊的護士都是我老婆的眼線，我只好配合演出，實在是不得已。」說完他深深向我一鞠躬。「我太太最近才知我在外面金屋藏嬌，整天一哭二鬧的，我只好先安撫她，最近暫時都不到李小姐那兒去，這裡有二十萬元，是我兼差賺來的，我老婆不知我有這筆收入，請你幫我交給李小姐。你跟她說，我不會棄他們母子於不顧的，只是老婆最近在氣頭上，以後我會想辦法抽時間去見他們母子的。」

李院長態度極為誠懇，我總算知道了他的苦衷，這個忙我應該幫的。人家說風流男人可想齊人之福，現在看來應該是齊人之「禍」才對。

慧玲住了娘家一個月，回來之後，錢爸又來串門子。我知道他是衝著我們國毅來的。

「來，國毅，說錢爺爺好。」

「錢爺爺……」國毅剛會說話，口齒有些臭奶呆。

「小子會說話了，乖，來跟爺爺親親。」

「兩歲多了才會說話，之前以為有什麼問題。」

「大隻雞慢啼。放心，以後會越來越好。」

「錢爸您開什麼公司呀？」慧玲好奇的問。

「跟人合夥，代理一些健康食品。」

「工作辛苦吧？」

「不辛苦，都是下面的人在忙，我只負責蓋章。」

「錢先生真能幹，阿仁，你要多跟錢爸學學。」老媽平時就愛東家長西家短，這會兒的外交辭令也是一流。

「趙太太您客氣啦，我才羨慕妳啦，兒子媳婦都是老師，兒子孝順媳婦賢慧，又有孫子孫女，三代同堂一家和樂，這種家庭打著燈籠都找不到。」

「我們教國中，只算個小老師，哪比得上錢太太是高中老師呢。」

「一樣都是老師，春風化雨、作育英才都值得尊敬。我最羨慕妳能享受含飴弄孫之樂。」

「帶孫子才辛苦呢。國珮我帶到她進幼稚園，國毅我就帶不動了，還好我媳婦有育嬰假可請。……上次聽你說兒子媳婦在美國，給你添孫子了沒？」

「唉，甬提了，他們要當頂客族。……好啦，改天再聊。」

錢爸離去後，老媽問我什麼是頂客族，我解釋後，她說這怎麼成？不是要絕子絕孫了嗎？還好慧玲生了一男一女，才堵住老媽的口。想當初老媽說慧玲屁股小，鐵定生不出孩子，還怪我眼光差，不知哪裡找來的怪物，我當時真是氣炸了。這次慧玲從娘家回來，吵著要我跟她搬出去，這種大不諱之事，我哪敢跟老媽說。錢爸還以為我們一家和樂，真不知從何說起！

有天孫媽神秘兮兮地來摠門鈴，她見是我來應門，先是一愣，然後有些臉紅地說：

「你太太在不在？」

「不在，你有……」

「那你媽在嗎？」

我去廚房喊媽出來，然後我在客廳看報。她們在門口窸窸窣窣地小聲說話，才一會兒孫媽就走了。我問老媽是什麼事，老媽說：

「女人的事啦。」

後來我才弄懂，原來孫媽臨時要借衛生棉。孫媽娶完媳婦，我們始終見不著他兒子媳婦一面，老媽說孫媽虧大了，他兒子等於入贅。

「我以為她賺了一棟房子，誰知房子在台北，就在她媳婦娘家附近，他兒子聽她媳婦的話，請調到台北。媳婦懶得煮三餐，都吃外面。他兒子賺的錢，都交給了媳婦。有時小倆口為小事鬥嘴，媳婦就回娘家告狀，他兒子得跟岳母賠不是。」

「每次吵架都是他兒子不對嗎？」我說。

「對也好不對也好，都得道歉。再怎麼說，房子是她媳婦的。在人屋簷下，能不低頭嗎？她媳婦那家人，看來是早有預謀的。」老媽忿忿不平地說。

「那還是妳好命嘛，錢爸說得沒錯。」

「好什麼？還不是整天為你們做牛做馬，還得看你老婆的臉色。」

「慧玲怎麼了？」

「你問她呀。娘家回來，就擺個臭臉。我好心問她晚飯吃了沒？她卻低著頭不理我。也不想，整整一個月放著家裡大小事不管，回來還這麼囂張。」

這下糟了，那天長途電話，慧玲就哭哭啼啼的，如今我也不敢提出分家的要求，看

來惹惱了慧玲。我只有硬著頭皮說：

「媽……，慧玲她說……」

「說什麼呀？」

「她說……」

「幹嘛吞吞吐吐的？」

「她…她想搬出去住。」

「搬？……哦，是嫌我老了礙手礙腳，是不是？你們……你們還有沒有良心？……也不想國珮是誰幫她帶的？是不是我現在沒有利用價值了？想趕我走？……嗚嗚…天啊！我怎麼這麼命苦，年紀輕輕就死了丈夫，現在還要受媳婦氣，……嗚嗚……哇哇……」老媽歇斯底里地哀嚎，深怕鄰居聽不到似地。

我被她搞得方寸大亂，不知說什麼好。老媽見我不語，更是脹紅了臉，哭著說：

「好，我去住養老院。」

我慌了，全搭不上話。老媽見我毫無反應，一個箭步打開大門走了。老媽這種暴躁脾氣，發起飆來六親不認，這下可能又沒完沒了。果不其然，半個小時後，錢媽就來摠門鈴，老媽跟在後面。

「阿仁，這就是你不對了。」錢媽一邊說，一邊向我眨眼。「趕快跟你媽陪個不是。」

「我……」

「錢太太你看，我這樣活著還有什麼意思，我還不如去死好了。」老媽的哭工一流。

「媽，對不起。」唉，家醜不可外揚，算我怕了妳了。

「趙太太，兒子都認錯了，妳就別哭了。……阿仁，快扶妳媽進去。」錢媽又向我使個眼色，意思是叫我多哄哄老媽，然後她一溜煙走了。

半夜我睡得正熟，一陣急慘慘的門鈴聲吵醒了我。

「老師，我媽吃安眠藥自殺了。」是李小弟。

「她人呢？」

「還躺在床上。」

我趕緊打 119。不到五分鐘，「嗚啾——嗚啾——」的呼叫聲暗夜破空而來，聽來格外淒厲、刺耳。救護車停在樓下，兩位消防員身手矯捷推著擔架直奔三樓。他們動作熟練，才一眨眼，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李小姐已躍到擔架上，我與李小弟隨車跟到轄區的大醫院急診室了。

洗胃後，李小姐被推至恢復室。醫生說已脫離險境，李小弟喘了口大氣，平靜後瞌睡蟲來了，在急診室外的椅子上打起盹來。我經過一夜折騰，很想鑽回家裡的被窩補眠，看看時間竟已清晨五點，還是好人做到底吧！

「嘟……嘟……」我拿起手機撥給李院長。隔了好久才有一女子回話：

「喂——」

「我找李院長。」

「你哪裡找？」

「我是李小姐的鄰居……」

「嗚——」立刻掛掉電話。

八成是他元配接的，緊急關頭，還給我來這招，實在可惡至極。看來我只好到他上班的地方去守株待兔了。

才下課回來，就聽到孫媽的大嗓門從客廳傳來。孫媽見我回來了，他與老媽的對話嘎然而止，然後急匆匆的回家了。

「媽，孫媽有什麼事？」

「還不是她兒媳婦的事。」

「又跟她兒子吵架了？」

「還不止呢，這種媳婦真要不得，連婆婆都敢惹呢！」

「……」我停下來，抬頭看著老媽。

「她媳婦竟然責怪她生小孩時，孫媽沒到醫院看她，也沒幫她坐月子。」

「那孫媽怎麼說？」

「能怎麼說，向她媳婦賠不是囉。」

「有錢人就可以這麼踐？」

「總之，對人不可以太客氣，否則哪天人家騎到你頭頂上來你還不知道哩。」

「我看婚姻還是該講求門當戶對。」

「你這話說得對，慧玲和我們家倒相當。」

「算了吧，當初妳還嫌她娘家窮。」

「那誰叫她每個月要把薪水撥一些給娘家？」

「那當初他們是不好過嘛，後來就沒再給啦。」

「有沒有給我怎麼知道，哼，總之不關我事！」

說得好聽，不關妳事？當時發飆的嘴臉，誰看了都怕，慧玲也嚇傻了。如果現在還在給，買得起這幢公寓？少裝傻了，老媽。我心裡還在嘀咕，卻聽老媽話鋒一轉：

「上午我在樓下碰到錢媽。你知不知道，錢爸出事了。」

「出什麼事？」

「他的錢都被他朋友拐跑了！」

原來錢爸識人不明，別人看準了他有一筆退休金，設計坑他。給他董事長的位子做，弄一個富麗堂皇的辦公室把他哄得暈陶陶的，然後叫他簽名蓋章。錢爸這種人只想當老大，底下的人怎麼搞，他全被蒙在鼓裡，這種個性，被坑是遲早的事。

「他媽拉個 B，全都是些豬朋狗友，算我老錢瞎了眼。」二樓的錢爸還在發飆，氣呼呼地罵著。

「你小聲點，別吵到上下鄰居。」錢媽在一旁勸慰。

「這批畜生遲早會遭到報應。」

「砰，砰，砰…臭賤查某，好膽妳出來，跟我拼個輸贏。」

李小弟的大媽不知怎麼從公寓大門進來了，她在三樓樓梯間猛敲李小姐的大門。

「不敢出來是不是？只會搶人家的尪婿，妳還會什麼？三八戾，狐狸精，乾脆去死死咧，弄得要活不死，誘拐查埔郎的同情，恁祖媽最討厭這款查某。」一邊說一邊用腳

踹門。

五樓的孫媽，也來湊熱鬧，高八度的嗓音對著孫爸說：

「實在吃人夠夠，這種媳婦我不要也罷。她媽媽憑什麼要趕我兒子走，有幾個臭錢有什麼了不起。我們兒子也一表人才，堂堂公務員啦，不怕找不到某，要離就離，誰怕誰？」

慧玲洗完衣服出來客廳，我說樓上樓下一片熱鬧呢！慧玲繃著臉，問我跟媽說了沒？我把那天她在錢媽面前呼天搶地的醜態說了一遍。慧玲說：

「我不管，我已在學校附近租了房子，明天我跟國珮國毅搬過去，你來不來隨便。」

牆上一隻壁虎咯咯咯叫著不停，耳邊一群蚊子嗡嗡翁吵著不停，遠望巷口路燈下幾隻飛蛾向著燈光猛撲，我的太陽穴彈抽了幾下，嘴裡一熱，晚餐和著胃酸上衝至喉頭，肚裡一陣腹鳴，我蜷曲在沙發裡爬不起來。